

开化寺露天菜场的烟火气

胡 晨

从浙江奔赴山西,我的旅行第一站是太原市。

清晨的阳光裹挟着夏日独有的热烈,早早铺满了整座城市。从入住的宾馆出来,打算寻个地方吃早饭。拐过街角,一股混杂着蔬果清香、饮食香味的气息突然涌来,抬头望去,竟是个热闹非凡的露天菜场。开化寺露天菜场就这般与我不期而遇,像一份藏在街巷里的惊喜,瞬间勾住了我的脚步。

菜场里,摊位密密匝匝地排开,



李晨光 摄

楼下有家小吃店

周元斌

新居楼下有家小吃店,店名“黑牛骨牛肉面”。店铺不大,也就十几平方米的样子。

小店主要做早餐,主打牛肉面和牛肉粉,也卖些酒水饮料,生意算不上特别火爆,但也不差,有不少回头客。

开店的是对小夫妻。老板姓黄,30岁上下,理个平头,常穿T恤牛仔裤,腰间系着围裙,手脚麻利。旁边为他打下手的是老板娘。老板娘身材娇小,眉眼清秀,说话轻声细语。两人都收拾得清清爽爽,看着就亲切。

老板人很友善,无论老人小孩进店,他都笑眯眯地打招呼。我周日休息,经常去他店里吃早餐,每次去,一进门就能听到他们亲切的招呼声。坐下后,就看见小夫妻在柜台后头忙碌,一个煮面,一个添料,配合得很默契。不一会儿,一碗热气腾腾的汤面便端到面前。“请慢用。”老板娘微笑着提醒:“旁边有小菜,您自己选!”

这小两口感情瞧着挺好。我每次去,总见他们一边忙活,一边低声说话。偶尔还看到老板掏出手机给老板娘看视频,两人看着看着就笑了起来。

有一回,我刚到店里买了早餐,就接到学校通知说有急事,匆匆付了钱,竟把钥匙忘在了桌上。中午回家要开门,怎么也找不到钥匙。正急得团团转时,一个陌生电话打进来,一接,竟是小吃店黄老板。他说我的钥匙落在店里,让我赶紧去拿。我连声道谢,问他怎么知道我的电话。他说,费好大周折才从物

宛如一片沸腾的海洋。最先冲击我感官的,是那如交响乐般此起彼伏的市井喧闹声。摊贩们充满激情地吆喝着:“玉米1元一根,甜糯得很!”“青菜两元一堆,两元一堆!”“西瓜一块三!不甜不要钱!”这吆喝声或高亢,或悠扬,一声接着一声,似要把自家商品的独特之处传遍每个角落。顾客们指着摊位上的食材问价,装袋称重,扫码付款,扩音器里不时传出清脆的提示音,“微信到账4.5元”“支付

宝到账8元”,像一串跳动的数字音符,在人群中穿梭回荡。

沿着菜场的通道缓缓前行,每个摊位都像是一个独特的舞台。盆中的鱼虾活蹦乱跳,溅起晶莹的水花;剁好的鱼头码在台面上,带着粉红的腮丝;鲜嫩的小白菜被规整地扎成小捆,嫩绿得像精心雕琢的翠玉;丝瓜细长的身躯泛着水润的光泽;圆润的番茄红得发亮,表皮光滑得能映出人影。遮阳伞下的新疆大西瓜格外惹眼,个个长得如冬瓜般圆滚滚的,被摊主利落地切成四份,水红的沙瓤大方地展露出来,清甜的香气便随着暑气丝丝缕缕地飘散开,引得路人频频驻足。

这里的菜价,着实给我一个大大的惊喜。与浙江的超市相比,简直实惠太多。1斤西红柿卖0.8元,玉米1元一个,一把香菜1元,小白菜3元能买两把,桃子10元3斤,1斤瓜子才5元。这般亲民的价格,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采购,手里的塑料袋装得满满当当,钱包却依旧“淡定”。

沉醉在这份热闹里,我举着相机边走边拍,不知不觉走到几位身着制

服的管理人员身旁。其中一位见我对着摊位拍得专注,转头与我搭话。他说,这菜场的摊位大多固定,不少摊主来自河南,好多人在这儿摆了二十来年的摊了。他指着不远处被顾客围住的水果摊:“那卖荔枝的小伙子特别勤快,天不亮就来上货,摊位总收拾得干干净净、整整齐齐,人还热情。收摊时哪怕打折也要卖完,就为保证新鲜。”

小伙子正低头麻利地整理着筐里的荔枝,他应该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,耳根微微发红,嘴角却忍不住向上翘了起来。见我的镜头对着他,小伙子慌忙咧开嘴笑了,那抹憨厚的笑意刚落进景框,就又低下头去给顾客装袋。

置身于这夏日菜场,我深知它不只是买卖场,更是生活的缩影。南北食材在这里相遇,邻里温情在此间流转。这一方小小的天地,展现人间最真实的烟火气,承载着我们对生活的热爱与期盼。一蔬一饭里藏着烟火本真,一言一行中透着人间暖意。这平凡天地里的热辣鲜活,正是生活最珍贵的馈赠,值得我们用心珍藏。

已经多年没见葵花了。谁又能在烈日下想起一朵小花?立秋已至,在这拥挤的人世,我为什么还在寻找,那张轻轻向上的笑脸?

“今日见花落,明日见花开。花开能向日,花落委苍苔。”戴叔伦的诗句忽然浮上心头,倒像是一记闷棍,敲在记忆的关节处。我想起小时候见过的葵花,在故乡的野地里,排着稀疏的队伍,黄澄澄的脸盘一律朝南,仿佛在等待什么号令。

葵花这东西,说来也怪。分明是草木之躯,偏要学那逐日的夸父。“四月清和雨乍晴,南山当户转分明。更无柳絮因风起,惟有葵花向日倾。”司马光写的是初夏的葵花,我记忆里的却是秋天的葵花。花盘已经沉重,籽粒饱满得要胀出来,茎秆却还固执地扭着脖子,追索日渐南移的日头。

街上有卖葵花籽的小贩,炒得焦香,盛在牛皮纸折成的三角包里。我买了一包,边走边嗑,葵花籽的香气让我想起更久远的往事——奶奶坐在门槛上,膝头摊着旧围裙,一颗一颗地剥着葵花籽。她的手干枯如树皮,动作却极灵巧,指甲一掐,仁儿就蹦出来了。攒够一小把,便塞进我嘴里。

“葵花籽是太阳的孩子,”她说,“吃了能长个儿。”

转过街角,意外发现一家花店的橱窗摆着几枝向日葵,插在塑料桶中。花盘很小,茎秆细弱,靠着铁丝支撑。标价不菲。我驻足看了一会儿,终究没买。这不是我记忆中的葵花。我记忆中的葵花会自己站起来,用不着绑扎。

“莫言久断东华梦,白首犹栽向日葵。”赵翼老来还种葵花,想必是贪恋那份固执。“谁怜白衣者,亦有向阳心。”高启说得更直白些。人活一世,草木一秋,总得有点坚持的东西。我的坚持是什么?在这高楼林立的地方,我还在寻找一朵可能根本不存在的葵花。

黄昏了,阳光斜斜地切过楼群,在水泥地上投下长长的阴影。我捏着空了的葵花籽包,突然明白自己在找什么——那不仅仅是一朵花,而是一种姿势,一种永远朝太阳昂着头的姿势,哪怕太阳已经西沉。

“人生不得长少年,莫惜床头沽酒钱。”岑参倒是看得开。我笑了笑,把报纸包扔进垃圾桶。葵花籽的香气还留在齿间,像一个小小的、固执的太阳。



图片来源于百度网

向日葵
王彦平